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 8种13册

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炉，复原曹雪芹及其家族荣辱兴衰的人生画卷；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市井逸闻，尽入笔端；小说笔法，史家眼光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高 阳 作 品

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大野龙蛇

第一册

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大野龙蛇

第一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野龙蛇(全三册)/高阳著. —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6.3
(高阳作品系列)
ISBN 7-108-02418-7

I. 大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466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

高阳(1926—1992年)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浙江人。出身于钱塘望族。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，一鸣惊人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胡雪岩》、“红楼梦断”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，又擅编故事，论者称其“擅长工笔白描，注重墨色五彩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”。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，约105册。

高阳作品·胡雪岩系列

胡雪岩（全三册）

红顶商人

灯火楼台（全三册）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

红楼一家言

秣陵春(红楼梦断第一部)

茂陵秋(红楼梦断第二部)

五陵游(红楼梦断第三部)

延陵剑(红楼梦断第四部)

曹雪芹别传（上下册）

三春争及初春景（全三册）

大野龙蛇（全三册）

高阳作品·清史小说系列

水龙吟

印心石

苏州格格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刊行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“皇后在德州投河了！”

耳语很快地在京里传了开来，但妄言妄听，大都将信将疑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包括病中的平郡王福彭，相信流言不假。

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，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启銮东巡。

这是早在上年六月初一就颁了上谕的，定于来年正月巡幸东鲁，亲奠孔林；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，泰山灵岳，宜崇报飨，一切典礼由大学士会同礼部，稽考旧章，详议具奏。

皇帝祭孔的礼节，有康熙二十三年的成规，可资遵循；太后上泰山去烧香，无例可援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？

礼部尚书王安国去请教保和殿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。他很随便地说：“我们现在的这位太后，越老越健旺，不过想逛逛泰山而已。拈香的仪节，无可考查，亦不必考查，一句话：踵事增华，成就皇上的孝思。”

张廷玉的话涉讥讽，但也是实话。六七年来，年年由皇帝陪侍出游，远至蒙古、盛京、山西，近则东陵、西陵，至于热河不在话下，常是六七月间启銮，过了八月十三皇帝的生日方始回京。这一次也是太后想到泰山去烧香，皇帝才有了以祭孔为名的打算。

不想到了十月里，太后圣躬违和，皇帝宿在慈宁宫每日三次视药；皇后更是衣不解带地侍奉，一个多月的仔细调养，太后是复元了，不道皇后遭遇了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，皇七子永琮夭折了。

皇后的第一个儿子，皇二子永璘夭逝于乾隆三年；八年之后，也就是乾隆十一年四月，皇后才生了她的第二个儿子，肥头大耳，茁壮可爱，皇帝命名为永琮。郑康成注《周礼》说：“琮之言宗也；八方所宗。”皇帝已暗示着将来会传位给他的这个嫡出之子。

不想在世只得二十个月，便因出痘而不治，皇后哭得死去活来；她的伤心之处不止一端，自顾年已三十有六，难望再能生育，此其一；出痘是小儿必经的一关，最要紧的是看护周到，但皇后因侍奉太后汤药之故，不免疏于照料，可说永琮是为太后而牺牲了；再有一桩，便更使皇后郁结难宣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皇帝与一直陪伴太后的“舅嫂”——傅太太勾搭上手，而且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福康安，这年六岁，一直养在太子宫中。

这些悲痛在心头烙出深刻的痕迹，不是短短的日子中能够弥补的，尽管东巡启銮的日子，由正月延到二月，但皇后意兴阑珊，任凭如何鼓舞，始终打不起精神，对太后的晨昏定省，更视为莫大的苦事，因为看到福康安就会想到永璘与永琮，尤其是太后、皇帝、福康安三代人在一起的那幅“天伦乐”的画面，更让她心如刀绞，简直要发狂，但是为了维持皇后的尊严，还有更重要的“母仪天下”的典范，她不能不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。

尽管如此，皇帝还是不谅解，因为她从永琮夭折以后，就从没有笑脸。

一路上不断在颠簸。从曲阜到泰安，太后登上五岳之首泰山，心情舒畅地遍历道观佛阁，皇帝也凭吊了孔子“小天下处”、秦始皇避雨的“五大夫松”、宋真宗封禅的遗址，然后下山驻蹕济南，皇帝的兴致极好，奉太后游赏趵突泉，还阅了兵，又单独祭了舜庙，并巡阅济南府城，六月十一日到了与直隶接壤之处的德州。

德州是水陆要冲的一个大码头，来时舍舟登陆，归时下舆乘舟，宽敞华丽的“龙船”，是名副其实的行宫。这天晚上二更时分，变起不测，说皇后失足落水了。两岸“营盘”上护蹕的禁军，都点起了灯笼，照耀得亮如白昼，但河水的浮光之下，一片深黑，会水的侍卫与太监，纷纷跳入河中，捞救了好半天，才把皇后找到，自然早就没气了。

第二天发布上谕：“皇后同朕奉皇太后东巡，诸礼已毕，忽在济南微感寒疾，将息数天，已觉渐愈，诚恐久驻劳众，重堕圣母之念，劝朕回銮。朕亦以肤疴已痊，途次亦可将息，因命车驾回京。今至德州水程，忽遭变故。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，作配朕躬，二十二年以来，诚敬皇考，孝奉圣母，事朕尽礼，待下极仁，此亦宫中府中所尽知者；今在舟行，值此事故，永失内佐，痛何忍言？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殁落在外者，况皇后随朕事圣母膝下，仙逝于此，亦所愉快。一应典礼，至京举行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

这一来，天下之人无不惊疑，照皇后在济南感寒致疾看来，“忽遭变故”应该是病歿，但既称“肤疴”，何以忽成绝症？且扈从的御医极多，曾否召来请脉？哪怕是中风之类的暴症，亦断无不作急救之理。然则皇后的死因成谜了。

谜底很快地便能揭晓，那天晚上，皇帝在皇后的船上，大

吵了一架，皇帝挥拳揍了皇后，气冲冲回到自己的船上，皇后一个想不开，拉开窗子投水自尽。

当夜，在内务府造办处当差的曹震，奉礼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之命，与同事三人，星夜急驰到京，预备迎灵，其间抽空去见了平郡王，细陈这番变故的由来。

“那么，皇上呢？是不是已经回銮了？”平郡王问。

“皇帝还在德州，大概会由陆路回京。”

“太后亦走陆路？”

“不！皇上派庄亲王跟和亲王，护送太后，仍旧由运河到通州，再转陆路回京。”

“喔！”平郡王想了一下问：“皇上是怎么个态度？”

“有、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啰，闹这么一个笑话，真正腾笑天下。不过——”平郡王忽然咽住了，落入沉思之中。

曹震不敢打搅，息了好一会儿，正想动问，倘无别话，便待告退时，平郡王忽又开口了：

“傅春和呢？”

“春和”是皇后的胞兄，户部尚书傅恒的号；曹震答说：“王爷知道的，傅大人是出了名的忠厚，除了大哭一场以外，我看不敢说什么。”

“嗯！”平郡王说：“他虽不敢说什么，皇上一定会有表示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见着方问亭了没有？”

曹震当然见到了方观承，他从乾隆七年外放直隶清河道后，官符如火，第二年就升了臬司；乾隆九年命他随大学士讷

亲勘查浙江海塘及山东、江南河道回来，调升为藩司；前年山东巡抚出缺，特为隔省调他去署理，直到去年方始回任。这一回是以直隶藩司的身份，出境迎驾，早就到了德州；扈从的曹震属于先遣人员，因而得与方观承叙旧，曾一再提起平郡王，问他的身子如何？

听得这些话，平郡王又安慰，又忧伤；只要有人谈到他的病痛，他就会记起苏州名医叶天士去年进京时，为他所开的脉案：“左手之部，弦大而坚，知为肾脏养伤，壮火食气之候。三阳经满，溢入阳维之脉，是不能无颠仆不仁之虞。”脉诀他不懂，“颠仆不仁”即是中风，却很明白。又听说刚成名的叶天士，有能断人生死之誉。因此一想起便揪心。

“通声！”平郡王说道：“你倒替我访一访一尘子，看他在哪里？”

“在济南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一回扈驾经过济南，看他在历下亭设砚。”曹震答说：“本想去请他算算流年，到底抽不出空。”

“你还得想法子抽个空，拿我的八字再去问一问他看，这两年的运气如何？”

“是。”曹震答说：“等皇上回京，办了皇后的丧事，一到能请假的时候，我马上去。”

皇帝是三月十七日，亲自护送大行皇后的梓宫到京的。梓宫奉安在西六宫的长春宫，上谕派履亲王胤禔总理丧事，首先是议礼。皇后之崩，除京师以外，各省皆不治丧；这是因为康熙十三年五月，皇后赫舍里氏难产，皇子胤礽的小命虽保住

了，皇后却崩逝了。其时正逢三藩之乱，平西王吴三桂于上年十二月起兵造反；接着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、靖南王耿精忠，在广西、福建举兵响应。康熙为了决心削藩，将吴三桂的儿子、尚太宗幼女恪纯长公主的吴应熊，以及长公主所生的儿子吴世霖，明正典刑，以示决不妥协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外省举哀成服，容易误会为皇帝驾崩。民心士气一动摇，危亡立见，所以哀诏不颁外省，自然亦就不必治丧。

但“皇叔”履亲王承皇帝意旨，主张恢复顺治年间的旧典，王公大臣自然毫无异言，上谕中不提当年何以不为皇后治丧的原因，只引《周礼》说“为王后服衰”，内外臣无异；《明会典》亦规定，皇后丧仪，“外省官吏军民，服制与京师同”，如今“大行皇后崩逝，正四海同哀之日，应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”。服制上规定，文武官员百日之内，不准剃发。

“大家会不会听呢？”皇帝这样发问。

“上谕孰敢不遵？”刑部尚书阿克敦回奏。

“不遵又如何？”

“不遵即是抗旨，有大清律在。”

“好！”皇帝点点头，当着群臣不欲多问。退朝后命养心殿的太监，传旨“叫起”。

原来皇帝自无意中闯下这场大祸，自觉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逼得皇后不能不投河以求解脱，实在是莫大之辱；因而又自顾身世，仿佛生下来就是一个让人看笑话、抬不起头来的人，即使做了皇帝，依然如此。

父死子继，他的皇位其实来得很正，可是大家总觉得他之得位，都由巧取豪夺，没有大家帮衬，他永远做不了皇帝。

由近及远，一个个想过去，第一个是胞弟和亲王弘昼，言

语之间，直来直去，毫无人臣之礼。

第二个是十年前薨逝的“十七叔”果亲王胤礼，经常跟他抬杠，最后只好请他节劳，不必进宫办事。

第三个是理亲王弘皙，想到乾隆四年那重公案，一直遗恨不释。

第四个是他的表叔讷亲，自恃功高，时常啰唆，渐渐有跋扈不臣之意，只有常常派他出差；如今是在浙江查案，复命以后，还得派他一个什么差使，让他走得远远地，图个耳根清净。

第五个是张廷玉。想起他来，皇帝心事重重，他们父子间的秘密，完全在他肚子里，这是个必须置于耳目所及，以便监视的人，但是他却要告老还乡了！一回到桐城，且不说与野老闲话，会在不经意之间泄漏若干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实况，更怕他会将当年如何承旨撰写《大义觉迷录》等等上谕的经过记下来，而且“过则归君”，以求自解于后世。

如果他只是有这样意向，而未明言，可以不理；哪知就在他东巡启驾之前，居然面奏陈情，甚至泫然欲涕。幸而皇帝早就想过这件事，当下很从容地答复他说：“你受两朝厚恩，而且先帝遗命，将来要配享太庙。岂有生死都要追随先帝左右的重臣，归田终老之理？”

“宋明配享之臣，亦有请退而获准的，像宋朝的韩世忠，明朝的刘基就是。”

“韩世忠、刘基都是去世以后，优诏准予配享；不像你，生前就受先帝的特恩。”

“不过臣年已七十有九。”张廷玉说：“七十悬车，古之通义。”

“不然。”皇帝提出反驳：“如果七十悬车不出，何以又有八

十杖庙？”

皇帝反复开导，劝慰百端，最后并准他解除兼管吏部事务。张廷玉始终怏怏，迟早还有第二次的陈情，那时又如何应付？

皇帝越想越烦，终于突破平日意念的樊篱，深悔一开头像民间的童养媳似的，总觉得自己该受委屈，根本就错了。

“我为什么要受委屈？”他喃喃地自语：“我是皇上，我是皇上。圣祖是汉文帝，阿玛是汉景帝，我、我应该是汉武帝！”他突然顿一顿足，昂起头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乾纲独振！”

“阿克敦，你是刑部尚书，我倒问你，行法以何者为重？”

阿克敦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持平。”

“既不失出，亦不失入，谓之持平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一直屈己从人，”皇帝问道：“这不是持平吧？”

“皇上屈己，苍生之福。”

“你错！我屈己从人，是苍生之祸，非苍生之福。像张广泗征金川，劳师糜饷！我要查办，总有人替他说好话，好吧，我就再看一看。这样下去，调兵运粮，到处拉夫，苦的是百姓。”

“是。”阿克敦解释他自己的话，“臣愚意是，皇上屈己，就是纳谏；非事事屈己。”

“这话还差不多。不过，以前一直都是屈己从人，现在我说，以后令出必行，人家未必会听，听了亦未见得认真。阿克敦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阿克敦知道该怎么办，却不肯说，因为这句话的关系太重了。因此，只是碰头。

“立威如何？”

“立威”二字，正是阿克敦想说而不肯说的；此刻皇上自己说出来了，阿克敦只好劝他不要用杀大臣之类过于激烈的手段。

“皇上明鉴，立威之道甚多，总以能令人懾于天威不测，知道权操自上，兢兢自守为主。太平之世，不必重典。”

皇帝想了一会说：“我知道你的用心，你一向主张犯十分罪，只能处五六分刑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我要借你来立我的不测之威，你肯不肯委屈？”

“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臣岂有自道委屈之理？”

“你能这么想，必有后福。”

皇帝觉得阿克敦所说，“立威之道甚多”这句话，很值得细味，手段不妨由轻而重；步骤不妨由近而远，倘能见效，自然不必用严刑峻法。细想了一下，决定拿“大阿哥”来作个训诫的榜样。

大阿哥名叫永璜，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所出，今年十九岁，已经娶了福晋，只以秉性庸弱，一向不为皇帝所喜。皇后之丧，迎灵时神情呆滞，近乎麻木不仁。皇帝已当面训斥过一次，这一回特颁朱谕：“阿哥之师傅，谄达，所以诱掖训诲，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；今遇此大事，大阿哥竟茫然无措，于孝道礼仪，未克尽处甚多。此等事，谓必阅历而后能行，可乎？此皆师傅，谄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也。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，阿哥经朕训饬外，和亲王、来保、鄂容安着各罚食俸三年，其余师傅、谄达，着各罚俸一年。张廷玉、梁诗正俱非专师，着免其罚俸。”

皇子上书房念书，教汉文的称为师傅；教清文及骑射，仍用满洲话的称呼，叫作谥达。内务府大臣来保是谥达；鄂尔泰之子兵部侍郎鄂容安是师傅；和亲王弘昼则负有稽察上书房的全责，所以获咎较重。

和亲王口没遮拦，第二天上朝看到上谕，向同在王公朝房办理皇后丧仪的傅恒笑道：“皇上是恼羞成怒了。”

“五爷，五爷！”和亲王弘昼与皇帝同岁，行五，所以椒房贵戚的傅恒，一直用这种家人之间的称呼叫他，“你千万别这么说。”

傅恒忠厚懦弱，但帷簿不修，且胞妹因此自尽，闹出偌大风波，居然仍旧是这样胆小怕事，在和亲王看来，真窝囊得不像个人了。可是转念间为傅恒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妻子的情夫是皇帝，他又能如何？

傅恒还想规劝和亲王，语言以检点为宜，像他的身份，纵不致多言贾祸，但怎么样也不会有好处。

“傅大人，”军机处的苏拉来通知：“叫起了。”

召见谓之“叫起”。每天第一起必是军机；军机大臣原有七人，但四个出差，张廷玉又请假，所以只有傅恒跟汪由敦两人在养心殿进见。

当时的头一件大事，是皇后的丧仪，傅恒将预备的情形，一一面奏，接着便请示大行皇后的谥号。

“孝贤。”皇帝脱口答说：“昨天我做皇后的挽诗，其中有一联：‘圣慈深忆孝，宫坤尽称贤’。从来知臣莫如君、知子莫如父、知妻亦莫如夫，大行皇后一生的淑德，只有‘孝贤’二字，可以包括。”说着，皇帝的眼睛眨了几下，仿佛忍泪的模样。

“请皇上勿过悲伤。皇后有此美谥，一定含笑天上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，向汪由敦说道：“你去拟个上论来看。”

“是。”汪由敦“承旨”以后，退下去“述旨”。

此人原籍皖南，迁居杭州，雍正二年的翰林，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亦颇得傅恒的器重。像这样的上论，等于写一封应酬信，不费什么工夫，但傅恒难得有个“独对”的机会，或者有什么衷曲要陈诉；在皇帝，亦许也有什么不便公然出口的安抚的话，趁这时候也可以说了。因此，他故意在养心殿廊上拖延着。

他只料到一半，皇帝确有“私话”要跟傅恒谈，但私下谈的却是公事。

“你看张广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照他平苗的功绩来看，有谋有勇。”傅恒答说：“可惜私心重一点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如果他肯实心办事，大小金川不足平，现在是在养寇自重。我多次想训斥，平郡王总是护着他。你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张广泗隶属镶红旗。平郡王是镶红旗旗主，在上谕督饬以外，传知平郡王以旗主身份另行告诫张广泗，痛加振刷。这样双管齐下，臣以为张广泗一定不敢再因循自误了。”

“没有用，张广泗已经是‘兵油子’了。”皇帝摇摇头，“我想派讷亲去督师。”

傅恒心想，讷亲色厉内荏，去了一定坏事；而且他也一定驾驭不了张广泗。正想开口劝阻时，皇帝已经做了决定。

“我想就这么办。不过得给他一个名义，经略大臣如何？”

“这个名义很适当。”

于是等汪由敦将谥大行皇后为“孝贤”，应行典礼，着礼部

照例奏闻的上谕认可后，皇帝吩咐：“你写个派讷亲为经略大臣经略四川军务的上谕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。”皇帝又说：“讷亲去了四川，内阁满洲大学士办事的人就少了。傅恒升协办大学士。阿克敦不必再协办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傅恒先磕头，后辞谢：“皇上恩典，臣不敢受。阿克敦三朝老臣，学问优长。而且今年正月方升协办，至今不到三个月，无故解退，亦似乎不大妥当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不妥当。我志已决，你不必再辞。至于大学士管部，吏部本来是张廷玉，后来改归讷亲；讷亲未回京以前，由傅恒兼管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回皇上。”傅恒再一次磕头辞谢：“协办向无管部之例——”

“法无定法。”皇帝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我行我法，用人用其长。你不必多说了。”

傅恒大感困惑，回到军机处，悄悄问汪由敦说：“皇上说‘用人用其长’，莫非讷公的长处在于带兵打仗？”

这真忠厚得可怜了！汪由敦心中好笑；同时在琢磨，是不是要跟他说真心话？

这就不免想到往事，他虽由张廷玉的保荐，得以在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，但当讷亲掌权时，却深以为苦，因为往往“承旨”只有他一个人。退下来让汪由敦“述旨”时，由于说得不够清楚，甚至错会了意，所以拟好的上谕每退回来重拟。甚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情形，并非罕见。汪由敦虽不敢计较，但傅恒却颇为不平。